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三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章正宗卷三　　　　宋　真德秀　編

辭命四

成帝報匡衡詔建始初

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隷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

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

報張禹策同前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按成帝之報匡衡報張禹禮意可謂至矣如非其人何存之以見當時賢者不任而任者非賢

減死刑詔 河平中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絶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事已見元帝議律令詔下

封楚王囂子詔　河平四年六月○囂宣帝子成帝時入朝被疾天子閔之下詔云云

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孅介之過未甞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罹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朂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戸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

廣戚侯

封丙吉後詔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内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曽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及霍氏誅上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宫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有阿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虖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吉薨子顯嗣有罪奪爵為關内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

云云

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

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是故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鴻嘉四年正月

數敕有司務行寛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顔氏曰冗散失其本業也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

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内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七月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罷勞 顔氏曰罷讀作疲 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

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立太子詔綏和元年二月孝哀帝紀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嗣立為王成帝賢之徵立為皇太子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内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

戸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按哀平之世詔令亦有可觀者然弄臣為輔篡賊顓國尚何道哉故削之

光武封卓茂詔

本傳卓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王莽秉政遷京都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南謁見乃下詔云

云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范氏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愚按西都之士以士節不厲故爾光武此舉所以洗二百年靡敝之俗與禮嚴光周黨之意同或者乃謂其褒表循吏夫茂於出處去就之節瞱然光明如此豈徒一循吏而已是不惟不知帝亦不知茂矣

議省刑法詔

建武二年三月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令中都官等出繫囚詔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寃抑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命郡國給稟高年等詔六年春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省減吏員詔六月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

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幷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日有食之詔十月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其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奉行法度七年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不聽事五日詔上書者不得言聖

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章懷曰景帝二年令民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曰舊制

戒厚葬詔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二十二年七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賜郡中居人壓死

者棺錢人三千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寡貧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作壽陵詔二十六年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云云此不言詔意必帝自言也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通水而已按孝武以後詔令浮文多而實意少至光

武乃復還漢初簡質之舊其辭之允約者如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十二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殁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六年五月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民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人十三年二月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

凡一百三十七人十八年詔曰令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七年五月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中元二年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追吏及因郵奏若是者皆不炫文采而意旨自足蓋自昔方隆之時事從簡實故文不勝質及世之將敝則文勝而質衰矣此有國者當戒亦秉筆代言者所宜知也

報臧宮詔

本傳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與揚虛侯馬武上書云云詔報曰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時張良於下邳圯前見父老出一編書者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

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公羊傳曰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誠能舉天下

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賜周黨帛詔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徵黨著短布單衣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云云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云云按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有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並涉淵水而無攸濟之語說者謂漢詔多出於人

主之手殆或然也

丙辰詔今不載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章懷曰三朝之禮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續漢志曰養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綿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齊于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畢殿坐于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拜導自阼階三老自賓階升東面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以其於已禮太隆也醬醢也珍謂有羞之屬即周禮八珍之類鄭玄注儀禮云酳漱也所以潔口音胤

祝哽在前祝噎在後老人食多哽咽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咽也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鹿鳴詩小雅篇名也新宮小雅逸篇也升登也登堂而歌所以重人聲也

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佾列也謂舞者行列也左氏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萬亦舞也

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

詩刺彼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也

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

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戸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

有司順時勸農詔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儀謂渾儀以銅為之置於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

及螣賊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根曰蟊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為災言此者欲令臣下順時行政勿侵擾也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單辭猶偏辭也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八月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恐懼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歟此能求過于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魯哀公時政彌亂絶不日

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譏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無日食之異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引咎詔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人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譴也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

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滛之心關雎樂而不滛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鼔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内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飛蓬隨風微子所歎管子曰無儀法程式

飛搖而無所定謂之飛蓬飛蓬之閒明主不聽此言微子未詳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中明車服制度詔 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椁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儋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史記曰秦德公始為伏祠歷忌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氣代謝皆以相生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月令孟冬之月臘先祖說文云臘冬至後祭百神始皇更臘曰嘉平奠喪祭也靡破積

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章帝尊師傅詔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詔云云時未改元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趙憙光武時為太尉明帝時行太尉事　司空融融牟融　典職六年勤

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詩雨無正之文也三事三公也鄭玄注云幽王在外三公及諸侯隨而行者皆無復君臣之禮不肯晨夜省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尚書益稷之文也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地震詔建初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閲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公糾非法詔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同異詔四年十一月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大小夏侯謂夏侯勝勝從兄子建也京氏京房也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嚴氏謂嚴彭祖顔氏謂顔安樂大小戴戴德戴聖也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樊儵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選髙才生受學詔八年十二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髙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禁考獄多酷詔元和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令丙為篇之次也又景帝京師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其平去節故云長短有數也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也鉆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鐵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

若此孔安國注尚書曰以鞭為理官事之刑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等詔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前書音義曰莩葉裏白皮也易曰百果甲坼也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蕒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說文云悃愊至誠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

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勑二千石各尚寛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定報囚律詔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

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氣始施於黄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必以三微之月為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意也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因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因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月令仲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

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稟給嬰兒詔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以上皆詔凡百二十首按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縣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放此今所輯以詔書為首策書次

之璽書又次之誡
敕語多簡故闕

成帝報許皇后詔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曰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宮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宮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

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其屏風張於其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惟陛下省察官吏忮恨必欲自勝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大牢祠今當率如故事惟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柰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惟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

向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吕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効與諸侯拘迫漢制救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裏誠秉忠惟義是從師古曰裏古懷字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

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冐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内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

出於文昌貫紫宫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内也師古曰尤過也其後則有北宫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隂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没漂陵邑斯昭隂盛盈溢違經絶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

快意談笑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已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絶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

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妻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粤有雊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

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為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

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按劉向上列女傳雖為女寵發然指陳王氏之戾尤深切成帝知損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豈善聽言者邪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欽永輩不能為許后所上書輕揚浮躁宜其致戾也故附見焉

武帝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嗚呼小子閎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禄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迺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封三王事詳見後叙事卷中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廼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光武賜諸侯策建武二年春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之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効未詶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録之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云云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

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以上皆封策凡四百

昭帝賜燕王旦璽書武帝崩太子立是為昭帝旦謀反事覺天子使使者

賜王璽書云云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吕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劒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

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䟽䟽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髙祖之廟乎旦得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綬自經

成帝賜淮陽王欽璽書建昭元年欽宣帝子也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

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皐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又使駿諭指曰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救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羣下之所共

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無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過惡暴列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頓首死罪

勅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子也事太后内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之杜陵園上於是遣使奉璽書勅諭之

皇帝問東平王葢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

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興朕甚惜焉為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恐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姓張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官者令丞悶東平王太后朕有閵王太后

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𦅜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他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

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以上皆璽書凡四首

敕東平王傅相詔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輙以名聞按此與前同一事故附焉觀東平王一事而漢庭處之曲盡如此可謂得治親之誼

矣

復東平王削縣詔 建始中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宇前有罪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詔復之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

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以上皆賜宗室璽書

凡四首敕傅相書復削縣詔附

文帝荅晁錯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

不當也按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温厚如此豈非隆謙好善之主哉

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

賜吾邱壽王璽書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横

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勅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黄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内顧以

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按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將帥者畧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畧信矣夫

宣帝賜趙充國書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上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腧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

兵並出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幵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為不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云云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顔氏曰言其貴也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

食多畜讀曰蓄顔本食字句絶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瘃寒𣺰也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顔本微字句絶微將軍誰不樂此者按微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羌名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鉤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

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先擊罕宼先零必助之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六月奏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云云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上報云云

三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條不

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賜報云云

四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氏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幵本意是以大小幵有此言也其意常恐

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丞相魏相曰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云云

五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按宣帝充國君臣問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諾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充國奏見後卷

元帝賜馮奉世璽書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

以將屯為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二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馬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顔氏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

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閒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為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劉德曰嗕音辱羌別種也彀者謂能彊弩者也方急遣言令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

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光武賜竇融璽書本傳更始以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河西翕然歸之更始敗酒泉太守梁統等以融世任河西為吏民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後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可為尉佗融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皇帝符命見於圖書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

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參人事他姓殆未易當也融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奏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饗禮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云云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章懷曰猶蒯通云與楚即楚勝與漢即漢勝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之分也此為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

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之情融復遣劉鈞上書曰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一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王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産弟友詣闕口陳帝復賜融書所以慰藉之甚備○以上皆賜臣下璽書

成帝賜史丹策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豫近醫藥以輔不衰

按漢免大臣有策始見於宣帝之免蕭望之其辭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過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策詔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無𠎝靡有後言望之賢公卿也其罪特與丞相亢禮耳而免策有陷于茲穢語已非所以待臣鄰其後成帝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傅喜皆極其切責無復還就為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故師丹之免也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

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仰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賜爵關內侯令觀成帝免史丹策其辭頗溫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云

昭帝賜韓福策 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本紀元鳳元年

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按漢世待德行之士如此可謂有禮矣其後平帝時龔勝為光祿大夫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

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葬依故事白遣勝漢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葬雖無道然其白遣節義之士思意殷勤甚備豈非其修飾立名之時歟

文帝問賢良文學策 十五年九月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其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髙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

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按晁錯傳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云云文帝所問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也觀錯之對有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

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如流水終篇之中獨此為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説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皆諛辭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説諛辭對吁可罪哉

武帝問賢良策 元光元年五月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內肅眘 晉氏曰東

夷也今杷婁地是

北發渠搜應氏曰朔方有渠搜縣顔氏曰言北方即可徵發渠搜而役屬之

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按本紀云云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以考之傳則皆不然仲舒所對在建元初與公孫弘不同

時蓋史誤也

二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清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自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按仲舒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

云云即此篇也曰即位可知其為建元初矣本
傳仲舒既對天子覽而異焉乃復册之云云

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
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
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
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

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四　按本傳仲舒對云云天子復册之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隂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

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按仲舒對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云自武帝嗣立魏其武安侯為相令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武紀建元元年罷申商儀秦之言嬰蚡之相正在此時益知非元光也

五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

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按弘對策非有卓偉切至之論至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弘於仁義禮智皆指用以為體既不足以明義理之源而智之一字則直以術言之其為人主心術之害尤大且四者即道也而曰道之用不知何者復為道之體乎至論湯旱以為桀之餘烈成湯以旱而自責弘乃歸之於桀使

人主不畏天威不知已過弘實啓之蓋武帝即位之初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及其再對以諛詞求合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見拜博士復上疏以周公自許上異其言後遂以阿意從諛取宰相為當世識者所譏其心術之微已見於始進之日矣弘之策不得與此編故論其大槩云

以上皆問賢良策凡六首

文帝賜尉佗書

南粤王趙佗真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粤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南粤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

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取數縣馬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著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黄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粤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粤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賜佗書云云

皇帝謹問南粤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弃外奉北藩于代愚謂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按二事各從其半蓋威德兼盡之道也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

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忘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弃前患顔氏曰彼此共弃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錦裝衣曰褚上中下者錦多少輕重之

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粤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文帝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詔遣丞相灌嬰以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遺漢書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云云前六年遺匈奴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單于也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

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綉袷綺衣以綉為表綺為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辮髮之拂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胡帶之鉤也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緑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誠耶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

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若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遺匈奴書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人民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云云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彫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顏氏曰當戶沮渠者一人為二官彫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晉氏曰渫惡民謂邪惡不正之民今按顏

民作趨字句絕愚謂降字句絕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懽然其事已在前矣亦猶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歲予以物始此然亦以地寒為辭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

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

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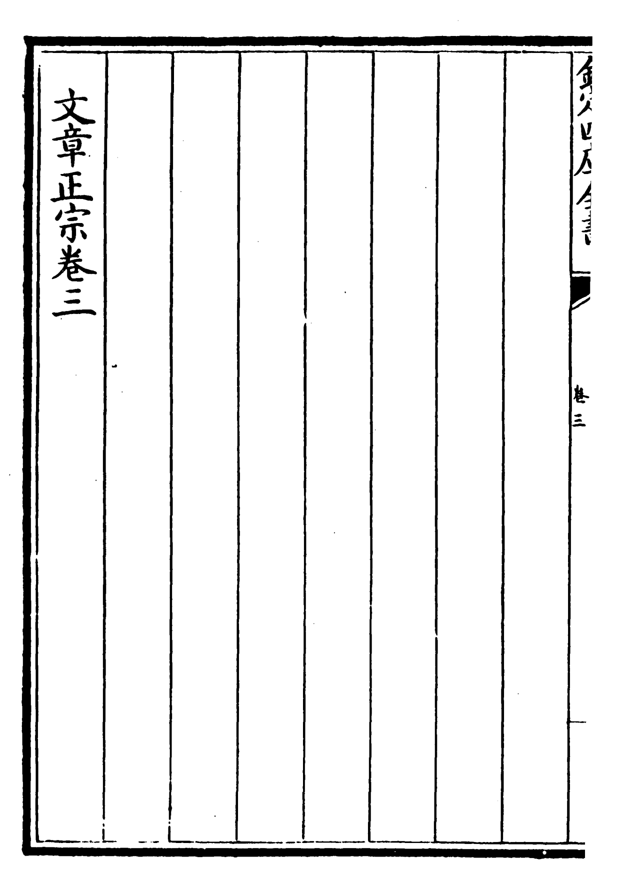
○以上皆賜夷狄書凡三首

元帝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竟寧元年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

嘉曉單于　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其事詳見後侯應議中

右兩漢詔册凡一百首　按文中子曰漢之詔册則幾乎典誥矣又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又曰制其盡美於郎人乎文中子之論如此而朱文公乃非之曰三代之訓誥誓命皆根源學問敷陳義理粲然可為後世法秦漢以下詔令何所發明惟高帝之詔差愈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士耶愚謂以二帝三王律之則誠如文公之說自後世言之則兩漢詔令猶有惻怛憂民之實意而辭氣藹然深厚爾雅蓋有古之風烈故去其可去者而録其可録者釐為四條以為代言之法自漢及唐惟興元赦令能興起人心以其詞尚偶儷故不入正宗而附于此



文章正宗卷三